



輕

希魯夫

還是像往常一樣的週末午後，我坐在桌前一邊撥弄著窗前的風鈴，一邊沈澱自己連日來的思緒，放任自己的想像，在無邊無際的空間中漫遊。

妳像風一般輕輕地來到……

「咖啡？」

「謝了。」我淺淺地笑了

「希望沒打擾到你。」

「怎麼會呢……」

和往常一樣在杯子的旁邊放著一小罐奶油，妳沒有幫我加到咖啡裡，因為妳知道我喜歡自己動手，或許對我而言那有一種無法抗拒的魔力吧，把奶油緩緩地倒入了杯中，讓它在咖啡色的表面上畫出了一圈圈白色的漩渦，金屬製的湯匙敲打在瓷器杯子上，神祕的節奏散佈在空氣之中，而白色的漩渦則一圈圈地向內旋入……

「總覺得很像妳的眼睛，深邃而神祕，似乎包含了什麼，又似乎能看透些什麼……」我緩緩地說道。

妳並沒有多說些什麼，彷彿已經明白了一切，正在等待我的發作……

「我本來以為我了解的，只是當我看的越多，接觸到越多，我對以前的價值觀就越感到迷惘……，我並不是很明白為什麼我為何會這麼想，只是經過了一些事之後突然覺得人類的生命是那樣的渺小，那麼微不足道。對我們大部分的人而言，我們都只不過是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的人，對整個世界而言我們能做的極其有限，有時甚至覺得自己連做一個零件的資格都沒有，我想對大部分的人而言都是這樣。有多少人真正地思考過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意義？只不過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一直到生命的結束。」我輕輕地啜了一口咖啡，試圖平緩一下自己略顯激動的情緒，讓淡淡的苦澀掠過淺藍色的湖水，撫平那陣陣的漣漪。

我繼續說道，「其實就算是那些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人又如何？如果這世界沒有牛頓、愛因斯坦會如何？如果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會如何？沒有孔孟老莊又會如何？人類歷史進步的腳步或許會因而遲緩，但不會停止。就算有改變人類創與滅的能力又如何？妳知道的啊，人類的歷史也只不過是母親蓋亞厚重的歷史書中薄的不能再薄的一頁而已啊。」

「綾……妳知道的……我……」面對妳的眼神我不知道該如何再說下去，妳曾說我太過於消極，也曾勸過我，只是有時我還是會陷入自己設下的泥沼中，雖然妳總是會適時的拉我一把，我不知道妳今天是否察覺到了這一點，但我依然和以前一樣向妳傾訴。

妳輕輕地放下了杯子，「其實你說的並沒有錯，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確，我們都只是平凡人，但你認為平凡是什麼？」

「和大部份的人一樣吧。」我簡單的答道，

「確實，但我並不認為有人是平凡的，對每一個愛你、關心你、在乎你的人而言，你的存在是重要而且獨一無二的，你在他們的眼中絕對不只是一些文字、數字或是微不足道的零件，你對他們而言是絕對的不平凡，也正是因為這樣把你們拉在一起，在你們之間的是比血還濃的情感羈絆，人不也是因為這樣而生活在一起？別忘了，人是一面紡著愛，一面織成歷史的，人類因愛而生，自然為愛而活著，因為有愛所以有夢想，而人也因為夢想而偉大。」妳笑了笑說道。

妳又繼續說道，「其實生命的價值是什麼？我相信你不會認為答案只有一個吧！每個生命都有他的價值，生命的意義由人而定，正因為每個生命都有他的價值，因此每個生命的存在都是重要的；正因為生命的意義由人而定，所以沒有必要拘泥在那些別人所加諸在你身上的東西，因為不論將來會如何都必須要你來決定，生命的旅途也是由你來走的。其實有時候你沒有必要太過執著地去追尋那些東西，你也知道有很多時候越是追尋，『本來面目』和『應有面目』之間的距離就越遙遠，或許坦然的面對一切會比較好吧。」

我沒有說什麼，只是默默地看著手中的咖啡杯，隨著一圈圈白色的紋路，陷入了沈思。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一樣吧，都是在尋覓或者說是期待吧！」妳看著低著頭的我悠悠地說道。

「怎麼說？」我對妳的話並不是很了解。

「在尋覓生命中那些特別人，告訴你你是特別的。」妳笑著說道。

這大概是我佩服妳的地方吧，妳總是能把嚴肅的氣氛很自然地轉化成輕鬆的口氣，我會心地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

風吹動了風鈴，響起了一連串清脆的音符彷彿吹散了空氣中的凝重，咖啡也不再苦澀。

董毓葳老師：平淡中有真意，細碎中見整體。但以“輕”為題有待商榷！

黃漢昌老師：輕，指輕微，喻人生「微不足道」之意寫作者對人生意義的迷惘，饒富哲思確能表年輕人的真實感受。